

# 《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安全》 研討會討論紀要

●蘇芳誼／記錄整理

時 間：2006年1月22日（星期日）  
上午9：00～12：00

地 點：台灣國際會館

主辦單位：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

開幕致詞：陳隆志／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

主 持 人：蘇進強／台灣團結聯盟主席

報 告 人：

陳明通／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

賴怡忠／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、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

與 談 人：

羅致政／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

施正鋒／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

林正義／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

林文程／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

開幕致詞：陳隆志董事長

中國併吞台灣的意圖，從來沒有改變過，台灣的安全威脅一直存在。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，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，中國社會未來何去何從一直是國際社會注意的焦點。有人曾提出中國經濟持續的發展有助於中國的和平演變，這種說法的前提，認為中國經濟實力的進步，將促使中國朝向民主與自由的方向前進，但事實上

我們所看到的現象卻不是這樣的。中國一方面積極追求經濟的成長，另一方面卻利用經濟發展的成果，積極擴充軍備，繼續加強對台灣的安全威脅。我們可以看到，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並不是朝向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和平國家轉型，而是持續對內高壓統治，剝奪中國人民享有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基本權利。此外，中國也利用經濟成長的優勢，改變對台統戰的策略，極力拉攏台灣的在野政黨，意圖利用政治鬥爭的方式，扭曲台灣人民的敵我意識，製造人心的渙散，以分化台灣內部的團結。台灣對外要面對中國不斷提升的軍力與經濟威脅，對內抵抗中國統戰利誘與在野親中政黨的挑戰，我們該如何確保台灣的國家安全？

台灣的民主化是台灣人民一項很重要的資產。不過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，表現在外的常常是一種渙散的態度，有時候敵人都已經快要打進來了，大家還在討論未來該何去何從？這種情況類似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德國的希特勒其實早已暴露侵略的野心，準備採取併吞周圍國家行動的同時，包括英國與法國等歐洲國家，都誤認為只要把蘇台德區交給德國，將可確保歐洲的和平，誰知道德國拿下蘇台德區，僅是對外侵略的第一步，歐洲人沒有在第

一時間發覺德國真正的企圖，最後才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。

從過去歐洲發展的歷史來看台灣，我對台灣的國家安全感到憂心，除了台灣媒體刻意的操作是一大主因，我覺得很多人對中國失去心防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2008年的總統大選，大多數國民必須相當理性，清楚分辨究竟是要選擇以台灣作為自己國家、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候選人，還是將中國視為自己的國家、以中國統一為其終極目標的候選人；假使沒有清楚區別候選人間的差異，含含糊糊以為任何人當總統的結果都一樣，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相當不利。

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，要信任人民選擇的智慧，人民要善用聰明才智，清楚認識真正的危機所在，並瞭解誰才是台灣的敵人？我相信只要敵我意識分明，以民主的力量建構團結力，台灣內部的團結力不但可以增加，強烈維護台灣安全的國家意識也可以兼顧，這將是維繫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柱。另外，維護民主自由與人權是當前國際社會的普世價值，我們不但堅決站在世界自由民主陣營這一方，而且要結合世界民主自由國家的力量，共同防衛民主的制度與生活方式，讓中國知道中國的崛起應該要走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的這條路，而不是靠軍隊、靠武力，凸顯中國的崛起。由此可見，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可貴，民主化是確保我們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力量，我們要好好發揮，善用這個力量。

主持人：蘇進強主席

在新年之初，一個新的內閣馬上就要上任，對台灣政局而言，這是一個全新局面的開始。我們今天在此舉辦「台灣民主化

與國家安全」研討會有重要的意義，剛才陳教授也講得很清楚，希望透過這個研討會的舉辦，讓全國的人民對我們未來國家安全與民主化有一個深刻的看法，並提醒新內閣、阿扁總統、以及蘇貞昌院長對國家安全有所重視。千萬不要像馬英九主席一樣提出「採購快乾水泥勝過潛艦」與「守勢國防」的主張。假使台灣國防的兵力結構只是等同於快乾水泥，不用去買其他的武器，國家只有一個統一的目標，我看今天的研討會根本不必召開。

說實在的，政府團隊也要對國家安全相關議題多花點心思，如果政府主管部會一天到晚空轉不用功，泛藍陣營結合共產黨的勢力，就可以把民進黨政府虛級化，國防安全虛無化，在野政黨連快乾水泥這種話都可以說得出口，甚至提出終極統一的目標，難怪他們極力反對台灣的軍事採購。台灣當前所面對的危機，就像剛才陳教授所說的，反對者以民主之名掏空台灣的民主基礎，以民主之名去掉台灣的國防實力，國內有些人刻意阻擋，讓軍事採購無法執行，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。以台灣現在的狀況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用出兵，很容易就可拿下台灣。中國的統戰手法很高明，硬的越硬，軟的越軟，軟的讓你不知道中國對我們的用意是好的還是壞的。我們反對中國熊貓來到台灣，事實上熊貓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中國送熊貓給台灣背後的用心，這對台灣人民心理的滲透與破壞才令人可怕。事實上，如果真的愛護野生動物，應該要野放熊貓，我們要尊重它們的生命權，而不是把它當成一份別有居心的政治禮物。

另一方面，台灣人民對國家安全的認知也不足，尤其是敵我不分，國家安全最重

要的基礎是國家認同嘛！我們究竟是認同哪一個國家？如果國家定位、國家認同沒有確定，我們如何談論國家安全？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討論國家安全之前，必須先把國家定位弄清楚，敵我定位也要分清楚之後，再來談國家安全、談台灣民主化才有意義！否則說什麼買多少武器要做什麼事，其實都是多餘的。

#### 與談人：羅致政執行長

陳明通教授與賴怡忠教授的報告中，已經很清楚點出台灣民主化所面對的問題以及挑戰。基本上，我把他們兩位的講法放在一個二乘二的表格裡面，來看民主化對台灣到底是一個包袱還是資產？同時也看看陳水扁總統過去四、五年來有無將這份資產發揮功能？

探討台灣的民主化與國家安全兩項議題，民主化可能是我們的資產，也有可能是我們的包袱，而國家安全也牽涉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對內的問題，還有對外的問題。例如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民主視為一項資產？舉例來說，在野政黨縱使批評陳水扁總統兩任八年，也無損於陳水扁是總統的事實。換句話說，不管在野政黨如何嚴詞批判，也不能推翻現有政府的正當性與代表性。陳水扁總統有沒有辦法發揮其正當性？這是我們思考的問題。至於，陳水扁所承受的包袱部分，包括藍綠對立與社會分立等問題，都是我們內部一個很大的包袱。在對外的部分，剛才賴怡忠主任說過，現在全球是一個民主化的社會，我們是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，問題是我們有發揮它的功效嗎？譬如說我們要把國際人權條約國內化，我們做到多少？或是做得夠不夠？相較於中國而言，台灣應該多多發揮民主制度的優勢。台灣是一個民主

的國家，如果能夠發揮民主的力量，就會變成我們國家的資產。其次，如果總統說要廢除國統綱領，這是他個人的意見，但如果是透過公民投票來廢掉國統綱領，那就有不同的意義，因為透過公民自決或公民投票的方式廢除國統綱領，美國要反對也很難，所以民主是我們的資產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

我們再談民主包袱的問題，民主國家是一個透明化的社會，這種透明的環境對中國這麼一個不透明的國家來說，正巧提供中國進行分化台灣內部的機會。中國可以利用台灣的媒體來分化台灣，或是利用媒體來操弄國內社會的混亂，這也是一個包袱，其他還包括我們最擔心有關國家定位的問題、敵我意識的問題、或是台灣沒有防衛自己安全的決心等等，這些都是我們要自己處理的問題。

我真的希望，陳水扁總統內心所想的，跟他真正要做的，兩者是結合在一起。我也很希望用最善意的來解讀總統元旦的致詞，陳總統剩下兩年多的任期，未來要怎麼做我不知道？過去幾年的執政成效，能不能發揮民主資產的功效，以化解我們的包袱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對未來兩年的發展是持比較悲觀的態度。我回顧過去陳水扁總統近三、四年來的表現，覺得有三個問題值得討論：戰略矛盾、戰術失誤、論述不清。第一是戰略矛盾，陳總統到底要把台灣帶往什麼方向？執政的民進黨的主要價值何在？這幾年來執政黨是否因外力介入而妥協，甚至造成社會正義的惡化？過去幾年來政府最大的問題，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而政府有無提出辦法解決，解決社會弱勢團體愈來愈弱勢的趨勢。過去一些支持民進黨的人現在很失

望，為什麼？因為民進黨基本的價值、方向與目標可能都改變了。第二是戰術失誤，譬如說政府對宋楚瑜去大陸訪問，所抱持的態度為何？一下子說不對，一下子又說對？另外，台灣是不是要接受中國贈送的熊貓？我們要怎麼因應？這也是問題。基本上，我認為解決熊貓的問題很簡單，如果要我們接受熊貓，就必須要求中國按照我們的規矩來，我不瞭解為何政府對此事不作出一個清楚的說明。其實，這一部份也牽涉到第三個論述不清的問題，我再舉國防事務為例，從戰略上而言，台灣該如何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？然後在戰術上，台灣需要對外購買軍事裝備，政府都必須跟人民講清楚。按照我個人的看法，政府應該先提出國家安全報告，隨後才能再提出國防報告，最後再提出軍購說帖。可是國防部的作法是提出軍購說帖，然後再提出「珍珠奶茶」等等的口號。因為戰略講不清楚，戰術就沒辦法發揮功效。因此，不論是「積極管理、有效開放」或是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，都是戰術問題，而台灣的戰略是什麼，到底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怎麼界定？如果雙邊繼續交下去，往後的十年或二十年，台灣跟中國是什麼關係要講清楚。這件事沒有講清楚，不管是管理也好或是開放也好都僅是操作面，最後還是回歸到論述不清的問題。

政府因為論述不清，引發諸多誤會，這是我們的問題。總統在未來兩年多的任期內，一定要重新界定台灣的戰略，陳總統在元旦強調台灣的主體性，台灣的主體性一定要建立起來，問題是說，過去四年多，我們的主體性不斷在流失，現在繞回來重提要建立台灣主體性，還來得及嗎？陳水扁總統必須要找對方向，因為跌倒如

果還繼續走錯路，站起來也是一樣沒有用。陳水扁總統必須將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說清楚，到底台灣的主體性如何強化，未來的走向都應該明確化。特別是，陳水扁總統已經沒有連任的壓力，不要再看股票的起伏，也不要再看民調的數字，不論是股市、股票的上漲下降，或是民調的上漲下降，這些對總統的歷史定位都沒有意義。陳總統應該在意台灣的未來方向與主體性在什麼地方？

還有，就算你的方向很清楚，戰術也還不錯，民進黨政府最大的問題論述能力有待加強，一個立意很好的政策講到最後變成不好的政策，簡單的東西講到自己也聽不懂。關於中國熊貓的問題，我們可以按照華盛頓公約，以國與國的關係來處理，看中國要不要回應？中國反對與台灣進行國對國的接觸，中國熊貓就不用來台灣。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我稱此為「神豬理論」。我們想看看，中國給台灣那麼多好處，不管是開放觀光客來台、水果輸中國等政策，中國的目的是為了什麼？簡單來說，就是要併吞台灣，達成中國統一的目標！這是大家都瞭解的事實。這種現象如同主人養一隻豬，不斷拿食物餵豬、幫豬按摩、放音樂給豬聽、讓豬享受吹冷氣，最終目的是為了什麼？主人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把豬殺來吃！所以被主人所養的豬需不需要感謝主人的照顧？根本不用嘛！對不對？主人最後就是要把豬殺了，擺在神明桌上祭拜啊！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只看到中國要讓我們享受吹冷氣、放音樂給我們聽、幫我們按摩，大家都沒有看到最後要把我們當成豬去宰殺的時候，這個簡單的論述，政府竟然還是講不清楚，我沒辦法瞭解真正的原因何在，

這絕對是一個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地方。我們當然對總統還有期待，剩下兩年多的任期，總統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表現。愛之深，責之切，期望今天大家讚美的地方少說一點、批評的地方多說一些，這樣才有辦法幫政府重整步伐並認清方向，否則的話我覺得兩年後絕對是空轉，我是把兩位報告人的意見作整理，提供各位前輩做為參考，謝謝。

#### 與談人：施正鋒教授

從國家安全的議題來討論，國家安全包括三個層面：第一是傳統的軍事武力，第二是經濟，第三是社會安全（Society security）。這三者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？而這三個層面也牽涉到三個不同的理論。一個是現實主義，強調一個國家不管是軍事或是經濟等事務，都不要依賴別國，同時任何國家都要建立本身的國防武力，對付外來的威脅。第二個理論則包括新自由主義，強調國際制度的重要性，以維持國際秩序；另外還有功能主義，強調要增進經濟的互相交流，以減少政治威脅的機會。第三個理論就是建構主義。

最近有人在檢討施琅到底是好人或是壞人？岳飛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？對漢人而言，岳飛是民族英雄！但對少數族群來說，他們的想法就跟漢人不一樣，凸顯國家定位不同，看法也就不同。大家都認為國家認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國家認同的概念必須要清楚，其內涵又是什麼？我覺得國家認同的意思跟國家定位應該是不太一樣的，當然裡面可能也涉及主體意識、記憶、感受等等。其中包括幾個很重要且必須要加以澄清的觀念，「民主」跟「安全」兩者中間，還牽涉到一個制度面，也就是憲政的部分，到底它們彼此之

間是怎樣的關係？我大略整理兩位報告人的看法。陳明通教授的看法大概是說憲政將會影響到國家認同，然後認同會影響到政黨政治，接著影響國家安全。賴怡忠教授的說法，也是一樣認為要先從民主做起，接著他說國家建設、國家建構（包括憲政），再來提到認同，儼然賴教授也說認同跟安全有關係。雖然文章內沒有講到認同，但是他們都認為認同可能是一個很重要，且必須要處理的事。這在邏輯的關係到底是充分條件，還是必要條件，其實說的並不清楚，不過我看出陳明通教授覺得認同是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，而賴怡忠教授他的說法則說認同是民主的必要條件。至於凝聚共識要從哪裡來？這又是另一個問題。

我覺得民主、認同跟安全三者邏輯關係可能要進一步闡釋，你要怎麼凝聚這些東西？邏輯上是不是存在一個優先順序？或者是相互建構而成的？這是本質的問題，而不是理論的問題會相互影響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我們說國家認同之所以會有問題，是因為族群的問題，才有國家認同的問題，本身覺得是中國人或台灣人，對統獨的看法不一樣，但是國家認同也可能會影響到族群認同，我想兩位沒有說得很清楚！我進一步談到歐盟模式，歐盟模式到底是什麼？是過程，還是結果？我們想要追求的東西，好像指的是過程，我們要確保主權、對等、民主、和平，這是大家都可接受的條件，最後我們發現，其實陳水扁總統的想法跟過去並沒有改變，是不是要從文化統合變成政治統合的意思？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，什麼叫做政治統合？我們應該要講得更清楚一點，到底陳水扁總統所指的政治統合是什麼？不能模稜兩

可！呼應剛剛羅致政教授所提到的，民進黨政府沒有戰略、戰略模糊。陳水扁總統在第一任時為了爭取連任，可以選擇使用戰略模糊，現在為了尋求歷史定位，戰略就必須變得清晰。剛剛兩位教授都有說到中程協議，到底那是什麼東西？我一直懷疑，很多人認為美國希望我們跟中國簽署中程協議，中程協議要在什麼條件之下簽訂？到底我們的立場是什麼？要說清楚中程協議是什麼？美國跟我們說的話，也要聽得很清楚。

其次，我要說的就是經濟安全的層次。我們討論政經分離的政策，我認為政治與經濟兩者向來不可分割。國際關係裡面存在一個替代性的問題，就是說經濟力可以轉換成為軍事或是政治力量。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，當時國際社會對台灣大批資金流向中國投資，覺得非常奇怪，而且中國一直恐嚇台灣，為何台灣人還要到中國投資？現在很多生意人推說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是政府的責任，但是政府面對同樣的問題，卻把責任推回去給生意人，現在到底是誰在決定我們的中國政策？我認為是不是因為這些生意人是政黨的金主，沒有他們不行，有人說很多政策都是陳水扁總統一人的決策，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，背後真正的決策者是財團！台灣的對外關係跟台灣內部的財團有什麼關係，財團又沒有明確的國家定位，我很擔心台灣會走上1970年代南美洲ABC幾個大國の後塵，這些民主國家一開始經濟很發達，後來財團把整個國家的資源吃掉，然後再跟外資結合，最後透過政變的方式推翻政府，難道我們要走向這一條路？

最後，我再提一個技術性的問題。美國其實很憂心台灣人沒有國家安全的觀念，

美國與日本認為八吋晶圓對台灣這麼重要的技術，我們為何要輸出到中國？台灣的廠商之所以要奉獻給中國，自然有他們的道理，但是政府能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？美國一旦不提供我們新的技術或新科技，台灣未來的發展要靠什麼？台灣不能等到那時候，變成中國的邊陲全部都仰賴中國，如果真要變成人家的殖民地，我寧願是日本的沖繩、美國的夏威夷都好，為什麼要變成一個中國的海南島或香港？這是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。

#### 與談人：林正義研究員

拜讀陳明通教授以及賴主任的文章，都有提到國防的部分，他們兩位對台灣的國防相當的憂慮，因為國防是國家安全中佔很大的份量。不過由於國民黨跟民進黨對國家安全這一部分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國防在國家安全重要性的份量上，也有所改變。剛剛兩位教授也提到國內的政治問題，已經變成我們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而從兩岸關係中就完全獲得凸顯，這是第一點的看法。

我的第二點看法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常常跟國內政治相關，其中選舉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不論是哪一個政黨一定要拿到執政權，才有辦法去討論所謂的國家安全。過去民進黨所追求的目標：清廉、執政跟深耕，我認為2005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失敗，跟國家安全問題關係不大，也不是兩岸關係處理的不好，跟執政黨的清廉跟勤政有很大的問題。

第三點關於國民黨跟民進黨兩黨對兩岸關係的態度上，我覺得兩者較大的差異在於認同的問題，我認為這個認同的問題，與我們國家安全涉及國內政治、兩岸關係、外交與國防都有相互連結的關係。簡

單而言，這個認同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怎麼對中國定位？以前李登輝總統將其定位為國跟國的特殊關係，但是陳水扁總統將對中國的定位為一邊一國，不過我們清楚更明確的來定位，可以包括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，其中亦包括納入有敵意對手與一邊一國的意涵。

在兩岸關係的部分，我是比較擔心泛藍或一般中間選民的認同問題，他們比較沒有考慮到兩岸的關係，而是重視政府的執政能力跟清廉程度，這些人會不會因為執政能力的關係，而捨棄這個意識形態的差異。我認為地方選舉根本不會考慮到意識形態的問題，去年選舉失敗的結果，並不能歸咎於台灣國家安全戰略的失敗，其實真正的原因是選民對民進黨執政、勤政跟清廉度的失望，因為一般選民在地方選舉中並不會太在意意識形態的問題，或者是說，人民或許知道國民黨的兩岸關係政策會讓台灣進入一種比較屈辱性，那種屈辱性是一種比較長期的環境，但人民可能不會注意，寧願要求政府在清廉度上符合要求。

在軍事互信的機制與剛剛施正鋒教授提到中程協議的部分，我覺得國民黨的一些看法是比較危險的，國民黨的看法我們已經看見，也聽到不少人這樣說：「兩岸關係對台灣而言十分重要，台灣應該與中國維持好雙邊的友好關係，只要台灣與中國建立一個很好的兩岸關係與軍事互信的機制，台灣就不需要軍購」。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說法，這類的論調在國民黨內部是很普遍。不過美國對我們軍購案遲遲不能通過，導致美國對台灣的支持者普遍失望，不是只有政府，包括白宮、國務院、國防部，還有美國國會，甚至一般學者對台灣都是如此認為。我覺得2006年中

國跟日本的關係還是會持續緊張，但是歐洲聯盟會不會解除對中國武器的禁運，都值得我們去深思；東亞高峰會的地位會愈來愈不重要，俄羅斯非常有可能加入成為第十七個成員國，我們不太需要過度擔心東亞高峰會的發展；另外還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姑息主義，陳教授在一開始有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英法等國以為讓希特勒拿到蘇台德台地，就可以遏止希特勒的野心，國際社會也有人認為，假如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有所妥協，台海是不是從此就得到和平？我覺得這都是我們必須去面對，且認真思考因應的課題。

#### 與談人：林文程教授

我覺得台灣的安全問題來自於國家認同的問題，國家認同是一個過程，國家認同的問題無法解決，很多問題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而衍生出來，所以未來這兩年多，我們還是可以預期朝野的對抗依然非常的嚴重。

中國有人在研究施琅為什麼可以拿下台灣？我想道理很簡單，就是裡應外合嘛！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中國是怎樣？中國是一個人口多、土地也比我們大的國家，台灣面對這個對我們充滿敵意的國家，我們唯有團結一致，才能保護我們自己的安全。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民不夠團結，我們查過去民意調查的結果，算起來有台灣意識的人差不多佔五成，而其他三成多的人認為，統一有好處他就支持統一，而獨立有好處的時候他就支持獨立。台灣內部存在矛盾的現象，我們如何依靠如果統一有好處的時候就支持統一的人？另外，還有大約一成多的人是支持與中國統一的。整體來看，統獨兩邊是一半一半，一旦台海發生戰事，我們該怎麼辦？從國家認同的問題來看，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。我曾

經聽過軍隊裡面有人在說，為誰而戰？為何而戰？如果中國真的打過來，我們就投降好了。另外也有人說，中國絕對不會打我們。台灣買武器要做什麼？台灣怎麼打也打不贏中國，買武器有什麼用？以上這些說法凸顯人民缺乏國家認同，也沒有主體意識。我們都要為這個土地努力而戰，不管是戰敗或是戰死。

我們並不阻擋台商到中國去賺錢，如果商人有國家認同也會認同這塊土地，一旦政府喊撤退，台商就應該配合。台商到中國去賺錢，卻同時漠視中國要攻打台灣的企圖，台商如果對這個國家或土地有認同，可以為了台灣的生存願意犧牲個人的利益。認同的問題，也同樣出現在政務官跟常務文官的合作關係上，不同的國家認同，使許多常務文官採取消極不配合的態度，影響許多政務推動無法順利。

其次，台灣內部到底藏了多少非法入境的中國人？中國人藏匿在台灣社會裡面，為什麼有關當局沒有辦法發現？我想事實上很多台灣人都知道，只不過不願意提出來，這也是因為國家認同分歧造成的結果。由於媒體沒有是非觀念，以扭曲、歪曲事實報導台灣不好的一面，另一面配合美化中國的形象，使得台灣的國家安全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。我覺得這是一個發展的過程，國民黨五十年的黨國教育，影響我們四、五十歲這個世代的人，我們不該寄望於這些被洗腦的人會改變思維，而我們必須平安度過這一段時間，台灣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。我覺得2008年是一個關鍵點，2000年其實是一個高峰，從李前總統要卸任時的民意調查可以獲得證明，過去的八年台灣主體意識的發展頂多是持平的狀態，到2008年會怎樣就很難講。2008年

政權一旦再度輪替，對我們的國家安全、主體性的確立、或者是國家認同的問題都會被扭轉，甚至是被逆轉。此外，這對台灣整體的外交也會有所影響。環顧當前整個東亞各國的外交政策，東南亞等國與南韓都倒向中國，目前僅剩日本與台灣是站在風雨同舟的地位，日本擔心一旦台灣政權再度輪替，台日關係恐會因主政者的日本情節與不同的國家認同而受到影響。

我也回應剛剛羅致政教授的發言，羅教授認為台灣民主化，不論是針對外部或是內部國家安全的影響來說，其實都是利弊得失。從外部來看的話，因為台灣推動民主化，對台灣的外交關係有所幫助。但是，台灣內部推展民主的過程，卻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過渡期，在目前短暫的時間內，民主化對台灣來講是一個負面的變數，但從長期而言，有助於加強年輕一代的本土教育，相信再過二、三十年的時候，國人對台灣的認同一定會加強，只不過我們必須要挺得過這一段時間。

我認為未來要加強本土教育，並思考如何加強台灣主體的論述內涵，我認同李前總統講過新台灣人的一個觀點，只要是認同這塊土地，不分你是本省或外省人就是台灣人，必須要確立這一點，才能源源不絕付出對台灣的愛。我常常在想，台灣這塊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具有很多美麗的東西，為什麼我們的電視沒有報導？為什麼不報導台灣豐富的鄉土人情？媒體如果好好報導台灣的內涵，讓一般人對台灣的瞭解愈多，對這塊土地的向心力就會加強。其實，我們到海外旅行的時候，都會有這樣的想法，我每次到美國都特別強調，我來自台灣，不是中國，我認為要講清楚，這是一個尊嚴、國家認同的問題。



國家認同是一個關鍵，怎麼樣去強化國家安全的問題，大家都有這個責任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責任，從小教育自己的下一代，教育隔壁的鄰居，每一個人努力影響周遭的人，到最後台灣的主體性自然就會提升。

#### 【綜合討論】

與會者：羅榮光牧師（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）

我有幾點看法：第一、有人說國民黨清廉，此點我感到相當懷疑，賣黨產是清廉嗎？不沾鍋變成大沾鍋，是清廉嗎？有些人被媒體宣傳之後，覺得國民黨很清廉，像許財利、吳俊立，以及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長清廉嗎？第二、我認為「兩岸」的用詞值得檢討，我們這些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人，都不說兩國的關係。國民黨把我們洗腦，約定俗成變成一個中國架構裡的兩岸，到底「兩岸」是什麼？台海兩邊沒有國家嗎？為什麼不說兩岸兩國。因為名詞可以決定意識，我們必須給台灣一個明確的身份。第三、中國是一個黑洞，愈接近中國愈危險。第四、每個星期不同的團體都應該拜訪陳水扁總統，提醒阿扁總統要按照元旦文告的內容來做，更重要的是人民要當國家的主人、台灣人要做台灣國的主人。

與會者：涂醒哲國策顧問（前衛生署署長、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董事長）

第一、我認為台灣的國家安全，不能不注意中國病毒的威脅，我們可以針對此一訴求，提醒人民瞭解中國對台灣的威脅。

第二、一項工作要達成目標，有三項要素：資源要足夠、要有行動力以及發揮創意。很多事情雖然政府不需要自己來做，

鼓勵民間來做也是不錯的想法，政府各部會應善用資源，鼓勵民間參與，將民間的力量轉化成為推動台灣民主化與國家安全的動力。

第三、有些人會想用間接民意處理認同的問題，但我認為用間接民意解決認同問題是很困難，我們為何不利用選舉活動來宣導台灣主體意識，這樣比當選還重要。此外，思考該如何推動公投，任何事物都可以拿來當作公投的議題，或許大多數人都習慣公投之後，可以直接民意的展現，打破間接民意的過度期待。

與會者：陳逸南先生（台灣北社社員）

我們要突破凱子軍購的觀念，因為現在的戰爭，因為科技高度的發展，已經不像過去使用傳統大砲、飛機，特別是軍用的通訊或其它精密的設備，台灣如果不向美國採購這些裝備來配合，一旦美國與日本要來幫助台灣，台灣如何與他們搭配，所以必要的武器一定要買，千萬不要以為不買武器可以獲得安全。

與會者：李西潭教授（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）

從本質而言，民主政治最大的價值，應該是對自由與人權的保障。台灣人民所享有的民主與自由，根據美國「自由之家」針對民主與自由的評鑑，與世界其他民主國家享有相同的水準。這個成果不論是內部的宣傳、或是對外反制中國的統戰，都相當重要。

在民主鞏固的課題上，2008年總統大選時在野黨絕對會打二次政黨輪替的訴求，這是杭廷頓的概念，民主鞏固的定義是二次政黨輪替，而對手在上次總統大選時也曾提出過。狹義的民主鞏固指的是政黨輪替，但是絕對不是告訴選民要在何時實現

政黨輪替的目標，尤其是台灣的國家認同尚未確定時，根本就不能政黨輪替給不認同台灣的人。我個人希望台聯好好地 and 民進黨合作，政黨輪替是需要的，等到2016年台聯取代民進黨，真正進行台灣主體性輪替。

民主鞏固第一個定義是政黨輪替，更重要的定義是民主文化的落實，這是Robert Dahl提出民主政治的三個關鍵條件之一。有關台灣的民主文化，我們可以講國民黨的教育很失敗，也可以說是很成功。我提出一個具體的建議，我在政大授課時會要求學生撰寫彭明敏「自由滋味」的讀書報告、或是參觀鄭楠榕的紀念館、或去瞭解中壢事件及美麗島事件的歷史緣由等。我認為民進黨就是要建立台灣的主體性，從教育開始要有方法讓所有年輕人，去面對台灣專制時期戒嚴統治的事實，這是我們教育內容輕描淡寫的部分。我閱讀學生所撰寫的報告就是一種極大的享受，從他們的報告中我發現他們把事情分析得很清楚，這是一種覺醒的過程。最後一點是，台灣的民主化是第二個明治維新，也是華人世界真正成功的文化大革命，透過民主化建立自由人權，自由民主之後就要進一步追求主權，這種理念是我們對付中國最好的武器。

與會者：郭來富女士（畫家）

台灣現在欠缺的是人文、人道、人性、人權的安全，此種安全我們如果沒有做好的話，不可能談到國家的安全。我們出現國家認同的問題，所以要用存在主義的思想來解救我們的國家，先承認台灣是存在的，再來創造台灣的本質。法國畫家畢加索善於使用哲學思考，因為台灣的領導者欠缺哲學思考，也就是沒有大膽假設，小

心求證，透過科學思考、邏輯思考、人文人性的思考，才能打破中國的木馬屠城記。我們要建立哲學思想來確認國家的主體性，創造自己的主體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希望2008年我們的本土政權照常繼續下去。

與會者：許慈育小姐（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系）

我想向即將上任的賴怡忠主任提出一個意見，我們自己的中心路線是什麼，對外的論述內容又是什麼？中國熊貓來到台灣，我們的戰略目標是要接受，還是不要牠來？而我們的戰術策略又是如何？我希望執政黨對外的應對，不要這麼輕易就暴跳如雷，或是一味的壓制或反對，回應對手時可否做得更柔軟或更漂亮。

報告人：陳明通教授

很感謝施教授及羅教授的指教，回應剛剛施正鋒教授有關民主國家的認同，我是提出憲政改革。台灣內部大家都在講國家認同，如何凝聚起來？每個人都講得很有道理。外界很多人都會批評別人，吃台灣米長大，怎麼都沒有認同台灣，只要我們這麼說時，就無法得到別人的認同。國家認同的建立，不是要求別人口口聲聲說認同台灣，台灣現有四大族群，有些人根本聽不進認同台灣的說法。唯有透過民主的方法，才能解決這種問題，由人民來投票贊成或不贊成新憲法，一旦大多數人都贊成新憲法時，反對的人又有何理由反對？因此，我建議制定新憲法，透過社會契約落實國家認同，這是一個新的觀念。不管是贊成或不贊成，人民用最民主的方式進行投票並公開討論，才能落實國家認同，並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，否則演變成一個族群壓迫另一個族群，這樣的話情況會愈

來愈糟。

我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提議，可能是我比較樂觀。1996年調查有41%的受訪者，認為我們的領土只包括台灣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，而42%的受訪者則認為我們的領土還包括中國大陸；等到1998年時認為我們的領土只有台澎金馬的人，由41%提高到65%，而主張領土還包括中國大陸的人則由42%降低到27%。從2000年民進黨開始執政至2003年的調查資料，認為我們的領土只包括台澎金馬的人從41%變成71%，而主張還包括中國大陸的人則由42%變成13.5%。由此也可以解釋2004年手護台灣的聲勢，為什麼可以展現出來。

當然我也同意連宋到中國確實有助於統一主張的上揚，但我們批評那些人不愛台灣的論述是站不住腳的。政府都同意連宋去中國，美國小布希總統也說他們有貢獻，我們沒有辦法去批判，社會大眾對他們的印象也已經形成，此刻再去批判連宋不愛台灣，沒有任何效果。

其次，總統提出憲法改造的主張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宣示。我們都知道，現有立法院的生態，想要修改憲法非常困難，我知道民間也有很多憲法的版本，我想總統可以藉此機會將民間憲法的版本，納入公投的一部分，如此才能夠將憲政改革予以合理化。不過我要強調過程必須是由下而上，這不是政府在推卸責任。

**報告人：賴怡忠主任**

「認同」是很重要的事，剛才施正鋒教授談到認同的發展應該有一個步驟，先是透過 Democracy Building，之後是 State Building，再來是 Identity Building，亦即分別透過民主、國家體制、認同來達成目標。我認為並沒有辦法對此做一個明顯的

區隔。

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，凸顯國家體制運作出現不少的問題，其中包括民主治理、內部的效率等等有關優化民主的問題。台灣民主發展的過程，很自然走到這個地步，當我們要進一步強化國人對台灣的認同，必須思考如何透過現有的機制，進而深化台灣的認同，並加強台灣本身的民主內涵。我認為現在有些人也是利用民主的體制，加強其本身不認同台灣的另一種認同，並希望利用現有的體制消滅或打敗台灣認同的政治勢力。要解決這種現象，我們所強調的台灣認同，其內涵有必要更加豐富化，包括建立正常的國家體制，透過新憲法的制定，凝聚一個社會團結的新力量。只要大多數的國民認為台灣的表現並不輸給其他國家，自然會以身為台灣人為榮，透過這種從結果再回溯起點的過程，最能夠在現實的條件中，建立並強化國人對台灣的認同。

最後，1987年台灣解嚴，這個時期出生的小孩在2007年時已經擁有投票權，2008年當然也可以參與總統選舉。1987年代出生的小孩我們稱為解嚴之子，他們成長的經驗是呼吸著自由民主的空氣，並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，我們要如何讓他們知道身為台灣人的希望與尊嚴在哪裡？他們與1989年中國天門安事件後出生的青年是完全不同的，台灣是解嚴的一代，而中國人則是天安門屠殺事件的一代，當我們討論民主發展的議題時，台灣與中國不同的環境是不是會對這些年輕人產生不同的影響，我想這會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比較。

**與談人：林文程教授**

陳水扁總統如何在剩下的任期內，鞏固並強化台灣的主體意識，避免被逆轉。民

進黨身為一個執政黨，很多事情要講清楚，譬如軍購案的預算為何從六千一百零八億變成三千億，民進黨要對外說清楚，軍購預算從六千一百零八億到三千億，事實上並不是節省三千億的預算，而是放棄很多武器的購買，這不應該是在野政黨自我吹噓扭曲是非的藉口。另外，面對許多重大議題需要集思廣益，集思廣益的目的是要去論述並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不被逆轉，不可忽視政策的宣導，2008年無論發生什麼事，台灣主體性絕對不可以被逆轉。

#### 與談人：林正義研究員

我們不能忽略馬英九的現象，有人會把馬英九等同於國民黨，然後在投票的時候，就投給國民黨，事實上選民是投票給馬英九。我覺得對民進黨最大的挑戰是馬英九，而不是國民黨。馬英九在認同上，公開排除台灣獨立的選項，或把與中國統一當成唯一的選項，這是認同上面的問題。另外，馬英九在認知上，認為兩岸關係的穩定是一切和平穩定的根源，卻忽略了剛才羅致政教授所提到的「神豬」現象，我覺得有需要把這些進行解讀與解析。

#### 與談人：施正鋒教授

國家認同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，不過國家認同包括三個層次：一、什麼是國家認同？二、人民為何有不同的國家認同？三、要如何讓國家認同相同？

第一、有些人提到的國家認同，一般是根據民調的結果，區別誰是台灣人、中國人，但什麼是台灣人、什麼是中國人，其本身的意義就有很多種，且每個人使用的意涵都不同。不同年紀的人對台灣人的定義也不太相同，二十歲以下的人口中所說

的台灣人、中國人，和五十歲以上受過日本教育的，以及中間部分的人，這些人的看法都不同。其中還包含台灣主體意識，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？這都需要進一步仔細去探討研究的。第二、為何國家認同會不同？此一部分也牽涉到歷史的記憶，包括族群的關係，這些也都需要進行研究。第三、要如何讓國家認同相同？陳明通教授剛才講的，在於強調先透過制度再尋求認同，問題是有人不相信這些制度，並認為這些制度將對自己不利進而放棄不要，你所強調的民主機制著重在多數決，公投對我們而言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但是對某些特定的人卻不是這樣想的，甚至認為要加害他們，諸如此類，我們都需要繼續努力。

#### 與談人：羅致政執行長

其實我認為2004年總統大選台灣認同的提升，並非陳水扁總統的功勞。用另一個角度及最嚴苛的標準來看，假使陳水扁能夠做更多的事，台灣認同的提升可能不只於此。剛剛輔大的同學講到，台灣目前討論的中間路線或是所謂台灣的主體意識為何？我認為我們已經落入統派媒體的一個講法，就是中間路線和台灣主體意識是對立的二面，這是相互矛盾的講法。為什麼無法把主體路線變成中間路線，或是主體路線本來就是中間路線，這是民進黨太不會去解釋及闡釋的部分。

對所謂的現狀或是台灣人的認同而言，它就是一個主體路線、一個中間路線。受到媒體的扭曲，使得台灣要走中間路線或是主體路線，都變成對立的兩面，我認為以後我們不是要討論兩岸路線怎麼走，而是要探討中國路線，或是中國政策未來應該怎麼走的問題。所以，回應剛剛羅榮光

牧師所提的問題，我們是用何種字眼在討論問題，基本上就已經決定你要如何討論的方向，失去名詞的詮釋權，被統派媒體牽著鼻子走對我們而言，相當的不利。

我認為2007年的立委選舉比2008年總統大選還重要，即使民進黨贏得2008年，2007年輸了也是一樣，繼續朝小野大，再過多少年政治情勢還是一樣。民進黨如果贏得2007年，就算2008年輸掉總統大選，民進黨還是可以制衡藍營的總統。在陳明通教授的文章中提到，馬英九曾表示過：「如果陳總統今天不釋出組閣權，未來國民黨有一天贏得總統大選的話，又民進黨在國會取得多數，他主政下的國民黨會把組閣權交出來。」因此，我們作最壞的打算，假使馬英九可能贏2008年總統大選，2007年的選舉至少我們不能輸，萬一2007年輸了，2008年就不用玩了；反之2007年贏了，就算2008年輸了也沒有關係，屆時我們可以用馬英九的話，要求落實他自己說過的話。

再來談到認同的問題，認同問題並非只是憲政改革就可以完全解決。全民健保與國家認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，因為很多住在國外的人都選擇回台灣醫病，因為台灣的健保既便宜又好用，健保讓這些不住在台灣台商或台僑得到好處。雖然憲政改革很重要，但我認為認同並不只是憲政改

革的目的，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如何讓台灣人民和這塊土地緊密綁在一起，這才是認同要解決的東西。

主持人：蘇進強主席

我們要做台灣國的主人，而不要做神豬，大家都要扮演台灣主體意識的傳道人。講到馬英九的現象，很多人都說不存在這個問題，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確是存在著，我們未來要面對的是馬英九的問題，而不是國民黨的問題。有些媒體批評馬英九「裝可愛、裝無辜、裝不知道、謝謝指教」，針對這些問題，我們不一定要惡言相向，但是大家要去拆穿馬英九的假面具，並把事情說清楚。

最近胡錦濤在中國福建提到「台海兩岸很近實在沒有必要再轉個彎」，我們政府部門竟然沒有人出來反應，讓胡錦濤對台進行統戰。另外，竟然還有人說，中國武力這麼強、飛彈這麼多，台灣根本打不過，所以我們不需要軍購，像這類歪曲事實的意識已經慢慢在社會散播，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

總之，國民黨未來要走的路線，大概不脫下列主軸：反李、反扁、反軍教、反公投、反美、反日等全都要反，但是他們的反對聲中不忘口口聲聲說愛台灣，台灣人民必須要提高警覺。 ◎